

它們為我織了溪流

文、詩、圖／謝維軒（高雄分會野溪調查小組、自然名：蝦蝦）、
圖／孫勻廷（高雄分會野溪調查小組、自然名：雪山）


提到「溪流」，總讓人聯想起源於山中，穿梭在蓊鬱綠林間的流水；又或是上一輩常提起，那清澈意象、抓魚與玩耍的童年回憶。從以往直至現在，溪流對親近其中的每個來訪者都相當慷慨，動植物如此，對人類亦是，它提供居所、提供用水或是提供食物來源等等，在炎熱的天氣中也歡迎大家投入其清涼的擁抱。想了想，溪流給予我們那麼多，那我們給了它什麼？

在因緣際會下，我在八月的時候初次參與了荒野野溪調查小組的實際勘查，那時候是在內寮溪支流與月光山登山口的溪流進行調查，雖然自己可以說很常跑到野外親近大自然，認識不同的物種，但實際走在溪流中踏查的經驗可說是少之又少，對於一些專用語詞不甚了解，更別說觀察與紀錄組內所聚焦的重點了。經歷第一次與小組成員的互動與過程體驗，我在第二次實際勘查，除了會看溪流中或是附近有什麼樣的物種外，也更加注重在產業和人工物對於溪流的影響。

這次的目的地是高雄杉林的南河溪，我們帶著有點複雜的心情前去，原因便是期待能探索到許多動植物和見到原始的野溪，也擔憂的因人工設施而受到破壞的情形—鑒於先前看到人類自以為善意，或是為了減少災害而做的建物，讓動物行動備受阻撓，溪流兩側失去綠意，徒留死氣沉沉的水泥。為了更加清楚溪流的走向和附近狀況，甚至準備了空拍機來俯瞰周邊地勢，真是設備周全！我們穿上雨鞋，相機準備好，便開始循

著流水逐步觀察，一路踏在溪石與淺岸上，聽著潺潺溪流聲、不見身影的鳥鳴、邂逅常見或素未謀面的花草樹木或小動物，以及和組員相互交流與探討溪流的狀況，短短的踏查時光卻令人備感充實。

比較慶幸的是，這條溪受到的破壞還算少，因而環境保留的算完整，但這樣的溪流，甚至更為完整乾淨的溪流，在臺灣還能有多少條？在勘察完後組員們都會一起討論今日的踏查情形，而在討論間，我有時在想，人類社會在發展時勢必是有需求的，像是先前遇到農人說他們種農作物，擔憂每次大雨來，溪流都將暴漲而淹至農地，才希望溪流旁能增建堤防，但堤防建了，卻大大破壞自然環境了。雖然對工程方面我不是很了解，但仍是納悶，一定要把溪流搞到面目全非才能滿足需求嗎？

我們受惠於溪流許多，溪流也孕育了許多生命。然而在人類社會快速發展下，農業與崛起的工業加上基本需求等等，用水、用地的量也快速擴增，進而影響了大自然，甚至有不良的人為了慾望，無節制的破壞，或是以人類的角度來為動植物建設設備，卻沒想到後果，造成無可挽回的地步，這影響到的將不只是溪流，還有整個大自然，最終，人類造成的破壞也會回到人類身上。因而在人的需求與自然之間，要如何拿捏其中的平衡，仍是我們該好好去思考的。最後就用自己對溪流的感受而寫的新詩來做結尾吧！

透澈的絲綢
從山頭織向海口

那是它們倆

在四季更迭中的守候

在綠意鑲邊清涼為底

再點綴躍動的生命

不需要人工親切的整形

不需要噴上熱烈的香氣

不需要企業提供的保養品

也不需要工廠的染色劑

然而再怎麼悲傷

也回不到過去

修好友誼變不能猶豫

等待有朝一日

它能再有自行地

展示身上美麗的意義

—無拘

《它們為我織了溪流》